



行走在贝加尔湖畔

安徽合肥 范星宏

2017年6月,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举办,我有幸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这场盛会,更让我难忘的是,终于面晤了心仪已久的贝加尔湖。

从北京乘飞机经过蒙古国上空,三个小时就抵达了乌兰乌德市,这个以钢铁和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有着俄罗斯最大的直升机生产基地,其标志性建筑是世界上最大的列宁头像,高7.7米,重42吨,全铜铸成,也是前苏联留给世人的一个社会主义符号。

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参观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布里亚特人小镇。从乌兰乌德出发,大概有三个小时的车程,车子在西伯利亚的腹地穿行,在古突厥语中,西伯利亚是“宁静的土地”之意,一路上,人烟稀少,偶见载着游客的旅游大巴和运载木材的大卡车,茂密的塔松和红松森林边缘,不知名的山花在风中摇曳,五彩斑斓,如一幅生动而葳蕤的油画;忽而,一只长尾巴的松鼠摇头晃脑地从林中钻出来,又倏地蹿到树梢,窥视着呼啸而过的车队——这片荒荒莽原却是它的乐园……

渐渐地,天空开阔起来,在众人的惊叹中,能看到如海的湖面了——水竟是这样的清澈,导游告诉我们,贝加尔湖的能见度能达到水下40米,其平均水深达到700多米,最深处竟有1400多米,其面积相当于两个北京市,储水量相当于全中国淡水湖容积的33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水缸”。贝加尔湖形成于大约2500万年前的前冰河时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湖之一,科学家考证其应属古海洋的一部分。独特的成因形成其独特的生物群落,据说其独有物种多达800种,包括珍贵的淡水海豹等,时间仓促,可惜我们没有看到。

从地图上看,贝加尔湖如一弯新月镶嵌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南北弧长,东西狭窄,被称为“西伯利亚的眼睛”。夏天的贝加尔湖热烈而纯朴,水是碧蓝碧蓝的,如浩瀚之海,又如天空之境,契诃夫有过这样的描述“……湖水清澈透明,透过睡眠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由于濒临北极,贝加尔湖的夏日日照时间能持续到晚上9点,落日余晖下,荒凉云中,亘古的风来自湖面与天际的交汇处,一切辽阔而悠远,如同到了世界的边缘,将你的思绪撩起,穿越遥远的时间隧道,走进波云诡谲的历史深层……

在2000年前的西汉,贝加尔湖被称为“北海”或“瀚海”,是匈奴人的控制区域。西汉汉武帝派苏武一行百人出使匈奴,以示友好,就在苏武完成出访任务准备返还时,匈奴发生变故,苏武被逼臣服无果,被流放“北海”蛮荒之地。《汉书·苏武传》记载:“武既至海上,禀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寒来暑往,苏武一直在贝加尔湖呆了19个春秋,才得以回归西汉,少年已成老翁,但爱国之初心未改,回归之信念弥坚。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兹此,贝加尔湖与华夏古国保持着更多的联系,唐全盛时期,此地为安北都护府辖地,元时属“岭北行省”,已经成为中华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版图的一部分。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十七世纪末,当明清两大军事集团正在进行着生死较量之时,远在欧洲腹地的沙俄在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中,不断走向强盛,向南打败

土耳其、向北进攻瑞典,俄罗斯的疆界扩张之路从未停止,向西,剽悍的哥萨克骑兵正翻过乌拉尔山,沿着西伯利亚发达的水系,攻城掠地,席卷而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军事实力已经渗透到贝加尔湖地区。直到清朝康熙皇帝在平定内乱之后,才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习惯于苦寒地带作战的“北极熊”军队。两次雅克萨之战,清军“以打促和”,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东段边界,从而使东西伯利亚以及位于其南部的这片巨大的、取之不竭的优质天然淡水资源都归了沙俄。从此,美丽的贝加尔湖不再是游走在华夏历史边缘的精灵,而成为沙俄一路向西寻找出海口的中转站。虽然,从地理距离上,贝加尔湖到北京才1500公里,而距莫斯科则高达4200公里,但这只能是他国的风景。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突然想起李健那首感伤的歌曲,在时间的长河中,一瞬间却成永恒,回顾那专制集权主义达到顶峰的时代,僵化的体制封闭了思想,扼杀了文化,钳制了创造,也局限了一个国家睁眼看世界的眼光和视界,由盛转衰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宿命,即使没有《尼布楚条约》,贝加尔湖又能怎么样呢?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中,又有多少个丧师失地,何况一个关注度并不高的荒凉苦寒的不毛之地,对一个闭关锁国的古老封建农业帝国来说,无法耕种还要派兵守护,价值何在?这也就不难想象康熙大帝在战场上胜利了,却在谈判桌上输了筹码。

清澈而幽深的贝加尔湖啊,沉淀了多少历史,遗失了多少嗟叹,也留下了多少思索……



奥克兰,帆影濡目

安徽合肥 董坤轴

秋日的奥克兰使命海湾,落下桅帆的游艇仿佛在列队沉睡,阳光从天空洒下,给绿野和大海增添了亮油油的光泽。奥克兰水域辽阔,有十分优良而美丽的港湾,因此,这里几乎人人喜爱水上运动,人们钟情海洋,痴迷帆船。据说奥克兰每4个人就有一艘船,私家游艇和船只的拥有比例名列世界第一,因此,奥克兰被称为“风帆之都”。

站在海湾的不远处,看到一位教练在指导孩子们如何正确穿上救生衣,如何运用技巧驾驶帆船。他不停地比划着,只见一个一个孩子陆续跳上帆船。船悠悠地始离岸边码头,孩子们在教练的指使下,经过一番努力,居然把帆扬了起来!那雪白的船帆在阳光的映射下像一面三角形大镜子反射着阳光,无数海鸟簇拥着桅杆,它们追逐帆影,前前后后飞来飞去。我久久凝视渐行渐远的帆船,直到这只船融入了帆影点点的远方。记得一位曾经在奥克兰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告诉我,对于匆匆过客来说,只有扬帆出海才能够真正感受奥克兰独有的城市魅力。坐在甲板上享受午后阳光的暖意和习习海风的凉爽,穿梭在游艇和帆船之间,欣赏两岸旖旎的风光,那种惬意让人艳羡不已。

然而,我只能从远处眺望,用眼神来享受这一纯情美好的瞬间。我想,在帆船上,肯定不仅仅只是一种爽朗的情绪,随着风浪的起伏,船员的内心也一定充盈着紧迫感 and 压力。在领略日月升降、海鸟飞鱼的同时,也要面对浪涛和风暴,还有养殖的渔网,甚至与其他船只相撞的危险。如果进入了无风区,或许帆船会一动不动,这种窘迫会让人胆颤。如果是比赛,选手们还要弄清楚风速和风向,只有巧妙地利用风力,

才能乘风破浪。这些都需要良好的海上驾驶技能以及对海面上自然状况的熟练掌握和敏锐判断。

在我思考的片刻,又走来几个少年,他们娴熟地驾驶着一艘帆船徐徐前行。看着他们既不能随波漂流更不能屈服于海浪的样子,着实觉得大海的体验使得他们的生活是如此丰富,也使得他们变得如此坚强,大海见证了他们的成长是如此生动而有意义。本不是双休日,看到他们投身大海自由欢快的童真,我想,这些孩子也就如同这一艘艘帆船,远方便是目标,而在向目标迈进的时候,他们获得的是幸福和快乐。而此时此刻,我们国内的孩子……站在巴斯辰角,往西可以看到海港大桥,北面是火山岛,东北方就是激流岛,那里是诗人顾城的魂殇之处。一个人陷入沉思之中,面对点点白帆,索性走向海边,登上一艘游艇的甲板仰望天空,看着桅杆顶端那些如同棉絮一样的云朵,一架架飞机似燕子一样驰骋而过,我有种恍惚的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在南太平洋上,而是在宇宙间游弋。

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时日,我终于坐上了一艘帆船。在启航之前,驾驶员给我讲解了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然后就带着我缓缓出海,几个船员将风帆渐渐拉起。据船员介绍,风帆有40米高,张开的面积有500多平米,船帆由一组帆构成,分主帆和副帆,撑开后帆船非常稳定,即使您没有任何帆船航行经验,船员们会给你示范,让你在最短时间里掌握操作要领,升帆、掌舵、调整帆与风的作用角度……如此真切体验真是一次不枉的航行。

在帆船上,碧蓝清凉的海水翻涌着卷起白色的浪花。随着帆船的颠簸,海岸远处的奥克兰市区好像也

在有节奏地跳动,泊在港湾里的游艇以及海鸟、蓝天、低矮的白云,绘就了一幅静谧的海港市井图。一位船员告诉我,在奥克兰买船就像买汽车一样方便,一条船一般售价在一两万新元。但养船和停船费用却异常高昂。尽管如此,奥克兰喜欢帆船运动的人数一直有增无减,而且还风靡到整个新西兰。“我们奥克兰人平时喜欢出海,大家喜欢‘三B’活动,就是沙滩、划船和野外烧烤(英语是beach, boat 和 barbecue)。”坐在船头的船员边看着大海边说。

帆影穿梭间是无尽的大海,颇似此刻我平淡的心情。我手持一张新西兰旅游图,一种难以表述的快慰荡漾在胸臆间。我找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着发呆,却想到了诗人顾城诗句中的那些“窗户”。透过窗户,我看到岸边有茂密的原始雨林,有轻风低浪的金色沙滩,远处可见连绵起伏的山丘,越过一个葡萄酒庄园,你会发现火山下面是一片片如诗如画的乡村花园……几个世纪以前,一群叫毛利族的波利尼西亚人在茫茫的南太平洋乘坐独木舟一路漂泊。有一天,他们忽然看到了水天相连处的白云,便追云而去,原来那朵白云是一座雪山。他们走上岸,发现脚下的土地是一片绿野,于是他们留在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几百年来,新西兰人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地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有人说,他们自由懒散,没有人生目标,然而,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全人类的奋斗目标不都是融入大自然,幸福安详地生活吗?

“……有一个影子/在深深的海渊上漂荡/雨在船板上敲击/另一个世界没有呼喊/铁锚静漠地/穿过了一丛丛海掌……”告别大海,在回岸舟楫列阵,桅杆耸立海湾的瞬间,我想到了顾城的这首《分别的海》。